

金声
玉振
系列

华夏古典小说

分类
阅读

大系

喻世明言



「明」冯梦龙 编撰

 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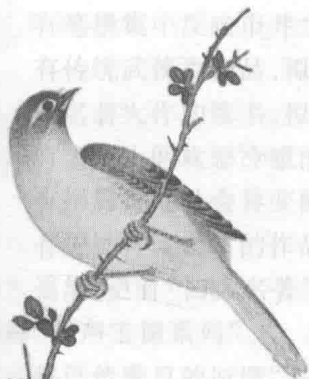
系列 玉振金声

华夏古典小说

分类
阅读

大系

喻世明言



華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「明」冯梦龙 编撰

徐金庭 点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喻世明言/(明)冯梦龙编撰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17. 2
(华夏古典小说分类阅读大系)
ISBN 978-7-5080-9047-4

I. ①喻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话本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明代
IV. ①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9620号

喻世明言

作 者 [明]冯梦龙 编撰
责任编辑 杜潇伟
责任印制 顾瑞清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2月北京第1版
201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开 本 880×1230 1/32
印 张 15.25
字 数 500千字
定 价 35.00元

华夏出版社 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
网址:www.hxph.com.cn 电话:(010)64663331(转)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出版者的话

我国的古典小说,题材的丰富性、多样性尤为突出。经过与古典小说专家学者的座谈沟通,我们把中国古典小说(白话小说)依照题材内容的不同,大致划分出如下几个板块——

- 有讲述古代名臣断案的作品,拟称“名公断案系列”;
- 有反映历朝历代开国进程的作品,拟称“开国征尘系列”;
- 有以家族宗亲为核心的英雄传奇作品,拟称“家将英雄系列”;
- 有笔墨集中反映市井生活的作品,拟称“市井风情系列”;
- 有传统武侠类作品,拟称“侠义雄杰系列”;
- 有名著大作的续书,拟称“名著续作系列”;
- 有表现人间欢愁冷暖的作品,拟称“世情万象系列”;
- 有揭露批判社会异变的作品,拟称“狭邪烟粉系列”;
- 有记述神人奇事的作品,拟称“奇人异事系列”等等;

当然,更有“四大名著”、“三言二拍”等影响深远、成就辉煌的经典,拟称“金声玉振系列”。

将已然满目的所谓“系列化”出版进一步推向细化、规整化,是“华夏古典小说分类阅读大系”最根本的特色。强调“类型化”,既是对不同读者口味的关照,也是对我国古代小说一次有机的整合;“分类大系”的各个系列,分,则旗号鲜明,聚,则大大皇皇。

“分类大系”充分考虑到广大读者阅读的便捷,选择了目前国内最权威、最流行的版本作底本,通过对疑难词的释义与注音,达成对阅读障碍的“清剿”,版式方面,采用了以降低读者视觉疲劳为目的的“稀疏化”设计。同时,这套精装书以比平装书还低的价格,更表现了它“接地气”的通俗化、平民化的特质。

希望“分类阅读大系”受到广大读者、收藏者的欢迎。

《喻世明言》原名《古今小说》,又称《全像古今小说》,是中国古代白

话短篇小说最重要的选集之一,明末清初冯梦龙编撰。与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合称“三言”。

冯梦龙(1574-1646),字犹龙,又字子犹,号龙子犹、墨憨斋主人、顾曲散人、茂苑野史等。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(今江苏省苏州市)人。少年时就很有才情,但屡次科考不中,落魄奔走,直到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。清兵南下时,他以七十高龄四处奔走,呼号反清,刊行《中兴伟略》诸书。清顺治三年(1646)春忧愤而死,一说被清兵所杀。

冯梦龙除了写诗文,主要精力在于写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。他的诗集《七乐斋稿》已散佚,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撰的三十多种著作得以传世。其中除世人皆知的“三言”外,还有《新列国志》、《增补三遂平妖传》、《古今烈女演义》、《智囊》、《古今谈概》、《太平广记钞》、《情史》、《墨憨斋定本传奇》以及许多解经、纪史、采风、修志的著作,而以编著“三言”的影响最大最广。

《喻世明言》中多数为宋元旧作话本,少数为明朝拟话本,另外有些是明人对宋元旧作的改编加工。故事大取材于现实生活,涉及爱情、婚姻、友情等社会问题,还收录和改编了一些历史传奇故事。

《喻世明言》今存版本有藏于日本尊经阁的天许斋《古今小说》原刻本与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天许斋《古今小说》复刻本,但都残缺。现代的王古鲁对此两版本予以拍摄成胶卷,互相补充,拼成较完整的版本,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根据胶卷排印成铅印版,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。

2017年1月
此版本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根据胶卷排印成铅印版,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一卷

目 录

第一卷	蒋兴哥重会珍珠衫	/1
第二卷	陈御史巧勘金钗钿	/29
第三卷	新桥市韩五卖春情	/47
第四卷	闲云庵阮三偿冤债	/60
第五卷	穷马周遭际卖鲢鳊	/72
第六卷	葛令公生遣弄珠儿	/78
第七卷	羊角哀舍命全交	/85
第八卷	吴保安弃家赎友	/90
第九卷	裴晋公义还原配	/99
第十卷	滕大尹鬼断家私	/107
第十一卷	赵伯升茶肆遇仁宗	/122
第十二卷	众名姬春风吊柳七	/130
第十三卷	张道陵七试赵升	/139
第十四卷	陈希夷四辞朝命	/150
第十五卷	史弘肇龙虎君臣会	/157
第十六卷	范巨卿鸡黍死生交	/179
第十七卷	单符郎全州佳偶	/184
第十八卷	杨八老越国奇逢	/192

- 第十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/202
- 第二十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/214
- 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/222
- 第二十二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/244
-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/266
-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/274
-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/288
-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/293
-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/302
-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/311
-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/320
-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/330
-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/342
-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/354
-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/363
-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/375
-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/382
-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/392
-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/412
-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/427
-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/439
-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/458

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

仕至千钟非贵，年过七十常稀。浮名身后有谁知？万事空花游戏。休逞少年狂荡，莫贪花酒便宜。脱离烦恼是和非，随分安闲得意。

这首词，名为《西江月》，是劝人安分守己，随缘作乐，莫为“酒”、“色”、“财”、“气”四字，损却精神，亏了行止。求快活时非快活，得便宜处失便宜。说起那四字中，总到不得那“色”字利害。眼是情媒，心为欲种。起手时，牵肠挂肚；过后去，丧魄销魂。假如墙花路柳，偶然适兴，无损于事；若是生心设计，败俗伤风，只图自己一时欢乐，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，——假如你有娇妻爱妾，别人调戏上了，你心下如何？古人有四句道得好：

人心或可昧，天道不差移。

我不淫人妇，人不淫我妻。

看官，则今日听我说《珍珠衫》这套词话^①，可见果报不爽，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。

话中单表一人，姓蒋名德，小字兴哥，乃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氏。父亲叫做蒋世泽，从小走熟广东做客买卖。因为丧了妻房罗氏，只遗下这兴哥，年方九岁，别无男女，这蒋世泽割舍不下，又绝不得广东的衣食道路^②，千思百计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带那九岁的孩子同行作伴，就教他学些乖巧。这孩子虽则年小，生得：

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。行步端庄，言辞敏捷。聪明赛过读书

家，伶俐不输长大汉。人人唤做粉孩儿，个个美他无价宝。

蒋世泽怕人妒忌，一路上不说是嫡亲儿子，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。原来罗

① 词话——说唱艺术的一种，起于宋元，流行到明代。明代也把夹有诗词的章回小说称为词话。

② 道路——生意、买卖。

家也是走广东的，蒋家只走得一代，罗家倒走过三代了。那边客店牙行^①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，如自己亲眷一般。这蒋世泽做客，起头也还是丈人罗公领他走起的；因罗家近来屡次遭了屈官司，家道消乏^②，好几年不曾走动。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，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，好生牵挂！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，问知是罗家小官人，且是生得十分清秀，应对聪明，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，如今又是第四辈了，那一个不欢喜。

闲话休提。却说蒋兴哥跟随父亲做客，走了几遍，学得伶俐乖巧，生意行中，百般都会，父亲也喜不自胜。何期到一十七岁上，父亲一病身亡。且喜刚在家中，还不做客途之鬼。兴哥哭了一场，免不得揩干泪眼，整理大事。殡葬之外，做些功德超度，自不必说。七七四十九日内，内外宗亲，都来吊孝。本县有个王公，正是兴哥的新岳丈，也来上门祭奠，少不得蒋门亲戚陪侍叙话。中间说起：兴哥少年老成，这般大事，亏他独力支持。因话随话间，就有人撺掇^③道：“王老亲翁，如今令爱^④也长成了，何不乘凶完配，教他夫妇作伴，也好过日。”王公未肯应承，当日相别去了。众亲戚等安葬事毕，又去撺掇兴哥。兴哥初时也不肯，却被撺掇了几番，自想孤身无伴，只得应允。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说，王公只是推辞，说道：“我家也要备些薄薄妆奁^⑤，一时如何来得？况且孝未期年^⑥，于礼有碍。便要成亲，且待小祥^⑦之后再议。”媒人回话，兴哥见他说得正理，也不相强。

光阴如箭，不觉周年已到。兴哥祭过了父亲灵位，换去粗麻衣服，再央媒人王家去说，方才依允。不隔几日，六礼完备，娶了新妇进门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孝幕翻成红幕，色衣^⑧换去麻衣。画楼结彩烛光辉，合巹花

① 牙行——专在买卖当中做中间人，协助买卖双方成交而从中取得佣金的商号和个人。

② 消乏——耗尽、零落、贫困。

③ 撺掇——怂恿。

④ 令爱——尊称对方的女儿。

⑤ 妆奁(lián)——嫁妆。

⑥ 期年——一整年。

⑦ 小祥——古代父母丧后一周年的祭名。

⑧ 色衣——带颜色的衣裳，也叫色服。

筵齐备。那美妆奁富盛，难求丽色娇妻。今宵云雨足欢娱，来日人称恭喜。

说这新妇是王公最幼之女，小名唤做三大儿；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，又唤做三巧儿。王公先前嫁过的两个女儿，都是出色标致的。枣阳县中，人人称羨，造出四句口号^①，道是：

天下妇人多，王家美色寡。

有人娶着他，胜似为驸马。

常言道：“做买卖不着，只一时；讨老婆不着，是一世。”若干官宦大户人家，单拣门户相当，或是贪他嫁资丰厚，不分皂白，定了亲事。后来娶下一房奇丑的媳妇，十亲九眷面前，出来相见，做公婆的好没意思。又且丈夫心下不喜，未免私房走野^②。偏是丑妇极会管老公，若是一般见识的，便要反目；若使顾惜体面，让他一两遍，他就做大^③起来。有此数般不妙，所以蒋世泽闻知王公惯生得好女儿，从小便送过财礼，定下他幼女与儿子为婚。今日娶过门来，果然娇姿艳质，说起来，比他两个姐儿加倍标致。正是：

吴宫西子不如，楚国南威^④难赛。

若比水月观音，一样烧香礼拜。

蒋兴哥人才本自齐整，又娶得这房美色的浑家^⑤，分明是一对玉人，良工琢就，男欢女爱，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。三朝之后，依先^⑥换了些浅色衣服，只推制中^⑦，不与外事，专在楼上与浑家成双捉对，朝暮取乐。真个行坐不离，梦魂作伴。自古苦日难熬，欢时易过，暑往寒来，早已孝服完满。起灵^⑧除孝，不在话下。

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，如今担搁三年有余了，那边还放

① 口号——一种诗体的名称，随口吟咏。

② 走野——指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

③ 做大——摆架子、神气活现。

④ 南威——即南之威，春秋时代的一个美女。

⑤ 浑家——此指妻子。

⑥ 依先——照旧。

⑦ 制中——居丧叫做制。制中，就是在丧中。

⑧ 起灵——除灵。

下许多客帐，不曾取得，夜间与浑家商议，欲要去走一遭。浑家初时也答应道“该去”，后来说到许多路程，恩爱夫妻，何忍分离？不觉两泪交流。兴哥也自割舍不得，两下凄惨一场，又丢开了。如此已非一次。

光阴荏苒^①，不觉又捱过了二年。那时兴哥决意要行，瞒过了浑家，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。拣了个上吉的日期，五日前方对浑家说知，道：“常言‘坐吃山空’，我夫妻两口，也要成家立业，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？如今这二月天气，不寒不暖，不上路更待何时？”浑家料是留他不住了，只得问道：“丈夫此去几时可回？”兴哥道：“我这番出外，甚不得已，好歹一年便回，宁可第二遍多去几时罢了。”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：“明年此树发芽，便盼着官人回也。”说罢，泪下如雨。兴哥把衣袖替他揩拭，不觉自己眼泪也挂下来。两下里怨离惜别，分外恩情，一言难尽。

到第五日，夫妇两个啼啼哭哭，说了一夜的说话，索性不睡了。五更时分，兴哥便起身收拾，将祖遗下的珍珠细软，都交付与浑家收管，自己只带得本钱银两、帐目底本及随身衣服、铺陈^②之类，又有预备下送礼的人事^③，都装叠得停当。原有两房家人，只带一个后生些的去；留一个老成的在家，听浑家使唤，买办日用。两个婆娘，专管厨下。又有两个丫头，一个叫晴云，一个叫暖雪，专在楼中伏侍，不许远离。吩咐停当了，对浑家说道：“娘子耐心度日。地方轻薄子弟不少，你又生得美貌，莫在门前窥瞰^④，招风揽火。”浑家道：“官人放心，早去早回。”两下掩泪而别。正是：

世上万般哀苦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兴哥上路，心中只想着浑家，整日的不做不保^⑤。不一日，到了广东地方，下了客店。这伙旧时相识都来会面，兴哥送了些人事，排家^⑥的治酒接风，一连半月二十日，不得空闲。兴哥在家时，原是淘虚了的身子，一路受些劳碌，到此未免饮食不节，得了个疟疾，一夏不好，秋间转成水痢。

① 荏苒(rěnrǎn)——(时间)渐渐过去。

② 铺陈——被褥、铺盖。

③ 人事——礼物。

④ 窥瞰(kuīkàn)——窥探，暗中偷看。

⑤ 不做不保(chǒucǎi)——就是一切都不过问，诸事不理睬。

⑥ 排家——逐家，挨家挨户。

每日请医切脉，服药调治，直延到秋尽，方得安痊。把买卖都担搁了，眼见得一年回去不成。正是：

只为蝇头微利，抛却鸳被良缘。

兴哥虽然想家，到得日久，索性把念头放慢了。

不提兴哥做客之事，且说这里浑家王三巧儿，自从那日丈夫吩咐了，果然数月之内，目不窥户，足不下楼。光阴似箭，不觉残年将尽，家家户户，闹轰轰的暖火盆^①，放爆竹，吃合家欢耍子。三巧儿触景伤情，思想丈夫，这一夜好生凄楚！正合古人的四句诗，道是：

腊尽愁难尽，春归人未归。

朝来嗔寂寞，不肯试新衣。

明日正月初一日，是个岁朝^②。晴云、暖雪两个丫头，一力劝主母在前楼去看看街坊景象。原来蒋家住宅前后通连的两带楼房，第一带临着大街，第二带方做卧室，三巧儿闲常只在第二带中坐卧。这一日被丫头们撺掇不过，只得从边厢里走过前楼，吩咐推开窗子，把帘儿放下，三口儿在帘内观看。这日街坊上好不闹杂！三巧儿道：“多少东行西走的人，偏没个卖卦先生在內；若有时，唤他来卜问官人消息也好。”晴云道：“今日是岁朝，人人要闲耍的，那个出来卖卦？”暖雪叫道：“娘限在我两个身上，五日内包唤一个来占卦便了。”

到初四日早饭过后，暖雪下楼小解，忽听得街上当当的敲响。响的这件东西，唤做“报君知”^③，是瞎子卖卦的行头。暖雪等不及解完，慌忙捡了裤腰，跑出门外，叫住了瞎先生，拨转脚头一口气跑上楼来，报知主母。三巧儿吩咐：唤在楼下坐启^④内坐着。讨他课钱，通陈^⑤过了，走下楼梯，听他剖断。那瞎先生占成一卦，问是何用。那时厨下两个婆娘，听得热闹，也都跑将来了，替主母传语道：“这卦是问行人的。”瞎先生道：“可是妻问夫么？”婆娘道：“正是。”先生道：“青龙治世，财爻发动；若是妻问夫，

① 暖火盆——除夕之夜庭院中架起松柏树枝，点火焚烧。

② 岁朝——夏历正月初一。

③ 报君知——算命占卦的盲人手敲的铁、铜片，碰击发声，以报人知。

④ 坐启——日常起居、会客的便厅。

⑤ 通陈——祷告、祷祝。

行人在半途，金帛千箱有，风波一点无。青龙属木，木旺于春，立春前后，已动身了。月尽月初，必然回家，更兼十分财采。”三巧儿叫买办的，把三分银子打发他去，欢天喜地，上楼去了。真所谓“望梅止渴”，“画饼充饥”。

大凡人不做指望，倒也不在心上；一做指望，便痴心妄想，时刻难过。三巧儿只为信了卖卦先生之语，一心只想丈夫回来，从此时常走向前楼，在帘内东张西望。直到二月初旬，椿树抽芽，不见些儿动静。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，愈加心慌，一日几遍，向外探望。也是合当有事，遇着这个俊俏后生。正是：

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这个俊俏后生是谁？原来不是本地，是徽州新安县人氏，姓陈名商，小名叫做大喜哥，后来改口呼为大郎。年方二十四岁，且是生得一表人物，虽胜不得宋玉、潘安，也不在两人之下。这大郎也是父母双亡，凑了二三千金本钱，来走襄阳贩些米豆之类，每年常走一遍。他下处^①自在城外，偶然这日进城来，要到大市街汪朝奉^②典铺中间个家信。那典铺正在蒋家对门，因此经过。你道怎生打扮？头上带一顶苏样的百柱驢帽^③，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，又恰好与蒋兴哥平昔穿着相像。三巧儿远远瞧见，只道是他丈夫回了，揭开帘子，定睛而看。陈大郎抬头，望见楼上一个年少的美妇人，目不转睛的，只道心上欢喜了他，也对着楼上丢个眼色。谁知两个都错认了。三巧儿见不是丈夫，羞得两颊通红，忙忙把窗儿拽转，跑在后楼，靠着床沿上坐地^④，兀自^⑤心头突突的跳一个不住。谁知陈大郎的一片精魂，早被妇人眼光儿摄上去了。回到下处，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，肚里想道：“家中妻子，虽是有些颜色，怎比得妇人一半？欲待通个情款，争奈无门可入。若得谋他一宿，就消花^⑥这些本钱，也不枉为

① 下处——歇宿的地方，客店、寓处。

② 朝奉——官名，一般也用作对富翁的称呼。

③ 驢(zōng)帽——一种用棕、藤编织成的帽子，样子像一钟状的盔。

④ 坐地——坐着。

⑤ 兀自——还、犹。

⑥ 消花——用掉。

人在世。”叹了几口气，忽然想起大市街东巷，有个卖珠子的薛婆，曾与他做过交易。这婆子能言快语^①，况且日逐串街走巷，那一家不认得？须是与他商议，定有道理。

这一夜翻来覆去，勉强过了。次日起个清早，只推有事，讨些凉水梳洗，取了一百两银子、两大锭金子，急急的跑进城来。这叫做：

欲求生受用，须下死工夫。

陈大郎进城，一径来到大市街东巷，去敲那薛婆的门。薛婆蓬着头，正在天井里拣珠子，听得敲门，一头收过珠包，一头问道：“是谁？”才听说出“徽州陈”三字，慌忙开门请进，道：“老身未曾梳洗，不敢为礼了。大官人起得好早！有何贵干？”陈大郎道：“特特而来，若迟时，怕不相遇。”薛婆道：“可是作成老身出脱^②些珍珠首饰么？”陈大郎道：“珠子也要买，还有大买卖作成你。”薛婆道：“老身除了这一行货^③，其余都不熟惯。”陈大郎道：“这里可说得话么？”薛婆便把大门关上，请他到小阁儿坐着，问道：“大官人有何吩咐？”大郎见四下无人，便向衣袖里摸出银子，解开布包，摊在卓^④上，道：“这一百两白银，干娘收过了，方才敢说。”婆子不知高低，那里肯受。大郎道：“莫非嫌少？”慌忙又取出黄灿灿的两锭金子，也放在卓上，道：“这十两金子，一并奉纳。若干娘再不收时，便是故意推调了。今日是我来寻你，非是你来求我。只为这桩大买卖，不是老娘成不得，所以特地相求。便说做不成时，这金银你只管受用；终不然我又来取讨，日后再没相会的时节了？我陈商不是恁般^⑤小样^⑥的人！”看官，你说从来做牙婆^⑦的那个不贪钱钞？见了这般黄白之物，如何不动火^⑧？薛婆当时满脸堆下笑来，便道：“大官人休得错怪，老身一生不曾要别人一厘一毫不明不白的钱财。今日既承大官人吩咐，老身权且留下；若是不能效

① 能言快语——能说会道。

② 出脱——货物卖出成交，即卖脱、销掉。

③ 行货——货物、商品。

④ 卓——同桌。

⑤ 恁(nèn)般——这般，这样。

⑥ 小样——不大方，小器。

⑦ 牙婆——买卖的居间人，牙婆是女的牙人，也叫牙嫂。

⑧ 动火——此指动心、起贪心。

劳,依旧奉纳。”说罢,将金锭放银包内,一齐包起,叫声:“老身大胆了。”拿向卧房中藏过,忙趲^①出来,道:“大官人,老身且不敢称谢,你且说甚么买卖,用着老身之处?”大郎道:“急切要寻一件救命之宝,是处^②都无;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,特央干娘去借借。”婆子笑将起来,道:“又是作怪!老身在这条巷住过二十多年,不曾闻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宝。大官人你说,有宝的还是谁家?”大郎道:“敝乡里汪三朝奉典铺对门高楼子内是何人之宅?”婆子想了一回,道:“这是本地蒋兴哥家里。他男子出外做客,一年多了,止有女眷在家。”大郎道:“我这救命之宝,正要问他女眷借借。”便把椅儿掇近了婆子身边,向他诉出心腹,如此如此。婆子听罢,连忙摇首道:“此事大难!蒋兴哥新娶这房娘子,不上四年,夫妻两个如鱼似水,寸步不离。如今没奈何出去了,这小娘子足不下楼,甚是贞节。因兴哥做人有些古怪,容易嗔嫌^③,老身辈从不曾上他的阶头。连这小娘子面长面短,老身还不认得,如何应承得此事?方才所赐,是老身薄福,受用不成了。”陈大郎听说,慌忙双膝跪下。婆子去扯他时,被他两手拿住衣袖,紧紧按定在椅上,动弹^④不得。口里说:“我陈商这条性命,都在干娘身上。你是必思量个妙计,作成我入马^⑤,救我残生。事成之日,再有白金百两相酬。若是推阻,即今便是个死。”慌得婆子没理会处,连声应道:“是,是,莫要折杀老身,大官人请起,老身有话讲。”陈大郎方才起身,拱手道:“有何妙策,作速见教。”薛婆道:“此事须从容图之,只要成就,莫论岁月。若是限时限日,老身决难奉命。”陈大郎道:“若果然成就,便迟几日何妨?只是计将安出?”薛婆道:“明日不可太早,不可太迟,早饭后,相约在汪三朝奉典铺中相会。大官人可多带银两,只说与老身做买卖,其间自有道理。若是老身这两只脚跨进得蒋家门时,便是大官人的造化。大官人便可急回下处,莫在他门首盘桓,被人识破,误了大事。讨得三分机会,老身自来回覆。”陈大郎道:“谨依尊命。”唱了个肥喏,欣然开门而去。

① 趲——转折;来回地走。

② 是处——到处,处处。

③ 嗔嫌(chēnxián)——生气,不满意。

④ 动弹——同动弹。

⑤ 入马——马,是妇女的隐语。入马,即和女人勾搭得手。

正是：

未曾灭项兴刘，先见筑坛拜将。

当日无话。到次日，陈大郎穿了一身齐整衣服，取上三四百两银子，放在个大皮匣内，唤小郎^①背着，跟随到大市街汪家典铺来。瞧见对门楼窗紧闭，料是妇人不在，便与管典的^②拱了手，讨个木凳儿坐在门前，向东而望。不多时，只见薛婆抱着一个篋丝箱儿来了。陈大郎唤住，问道：“箱内何物？”薛婆道：“珠宝首饰，大官人可用么？”大郎道：“我正要买。”薛婆进了典铺，与管典的相见了，叫声聒噪^③，便把箱儿打开。内中有十来包珠子，又有几个小匣儿，都盛着新样簇花点翠的首饰，奇巧动人，光灿夺目。陈大郎拣几吊^④极粗极白的珠子，和那些簪珥之类，做一堆儿放着，道：“这些我都要了。”婆子便把眼儿瞅着，说道：“大官人要用时尽用，只怕不肯出这样大价钱。”陈大郎已自会意，开了皮匣，把这些银两白花花的，摊做一台，高声的叫道：“有这些银子，难道买你的货不起！”此时邻舍闲汉已自走过七八个人，在铺前站着看了。婆子道：“老身取笑，岂敢小觑大官人。这银两须要仔细，请收过了，只要还得价钱公道便好。”两下一边的讨价多，一边的还钱少，差得天高地远。那讨价的一口不移。这里陈大郎拿着东西，又不放手，又不增添，故意走出屋檐，件件的翻覆认看，言真道假、弹觔估两的在日光中烜耀^⑤。惹得一市人都来观看，不住声的有人喝采。婆子乱嚷道：“买便买，不买便罢，只管担搁人则甚^⑥！”陈大郎道：“怎么不买？”两个又论了一番价。正是：

只因酬价争钱口，惊动如花似玉人。

王三巧儿听得对门喧嚷，不觉移步前楼，推窗偷看。只见珠光闪烁，宝色辉煌，甚是可爱。又见婆子与客人争价不定，便吩咐丫鬟去唤那婆子，借他东西看看。晴云领命，走过街去，把薛婆衣袂一扯，道：“我家娘

① 小郎——此指年轻的仆役。

② 管典的——当铺伙计。

③ 聒噪——声音杂乱，吵闹。这里为打扰之意。

④ 吊——串。

⑤ 烜(xuān)耀——盛大，显著。

⑥ 则甚——干什么。

请你。”婆子故意问道：“是谁家？”晴云道：“对门蒋家。”婆子把珍珠之类，劈手夺将过来，忙忙的包了，道：“老身没有许多空闲，与你歪缠！”陈大郎道：“再添些卖了罢。”婆子道：“不卖不卖，像你这样价钱，老身卖去多时了。”一头说，一头放入箱儿里，依先关锁了，抱着便走。晴云道：“我替你老人家拿罢。”婆子道：“不消。”头也不回，径到对门去了。陈大郎心中暗喜，也收拾银两，别了管典的，自回下处。正是：

眼望捷旌旗，耳听好消息。

晴云引薛婆上楼，与三巧儿相见了。婆子看那妇人，心下想道：“真天人也！怪不得陈大郎心迷，若我做男子，也要浑了。”当下说道：“老身久闻大娘贤慧，但恨无缘拜识。”三巧儿问道：“你老人家尊姓？”婆子道：“老身姓薛，只在这里东巷住，与大娘也是个邻里。”三巧儿道：“你方才这些东西，如何不卖？”婆子笑道：“若不卖时，老身又拿出来怎的？只笑那下路客人，空自一表人才，不识货物。”说罢便去开了箱儿，取出几件簪珥，递与那妇人看，叫道：“大娘，你道这样首饰，便工钱也费多少！他们还不得忒不像样，教老身在主人家面前，如何告得许多消乏？”又把几串珠子提将起来，道：“这般头号的货，他们还做梦哩。”三巧儿问了他讨价还价，便道：“真个亏你些儿。”婆子道：“还是大家宝眷，见多识广，比男子汉眼力，倒胜十倍。”三巧儿唤丫鬟看茶，婆子道：“不扰茶了。老身有件要紧的事，欲往西街走走，遇着这个客人，缠了多时，正是：‘买卖不成，担误工程。’这箱儿连锁放在这里，权烦大娘收拾。老身暂去，少停就来。”说罢，便走。三巧儿叫晴云送他下楼，出门向西去了。

三巧儿心上爱了这几件东西，专等婆子到来酬价，一连五日不至。到第六日午后，忽然下一场大雨。雨声未绝，砰砰的敲门声响。三巧儿唤丫鬟开看，只见薛婆衣衫半湿，提个破伞进来，口儿道：

晴干不肯走，直待雨淋头。

把伞儿放在楼梯边，走上楼来万福^①道：“大娘，前晚失信了。”三巧儿慌忙答礼道：“这几日在那里去了？”婆子道：“小女托赖新添了个外孙，老身去看看，留住了几日，今早方回。半路上下起雨来，在一个相识人家借得把伞，又是破的，却不是晦气！”三巧儿道：“你老人家几个儿女？”婆子道：

① 万福——妇女的敬礼，一面作揖，一面说万福。